

子書二十三種

品氏書林

15-19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吏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愈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伐削鄰國使小也疆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

顧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以言慎事築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事求無厭足為貪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紛紛亂也分分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築之缺臣也專築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凶眾庶浪浪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浪浪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

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盛見誅故同愛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崩壞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

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種切盧云曠夏似言開夏湯令伊尹為閉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竟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喜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為閉諫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

彼琬琬當作婉婉阿意之人或作琬琬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琬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嶺山嶺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

彼琬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嶺山嶺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

是瓊華是瓊而樂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今本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融所引文據此則瓊瑤不但爲二玉名也詩志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也詩志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

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媼末媼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

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涸枯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

易位農不去疇也疇畝商不變肆也安其所也親鄭如夏也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纘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

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蕩醫注黃帝之後殆誤也樂仲子云淮南傲真調治工之鑄器注云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御覽二百一作聖案樂記云封黃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纘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秦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秦之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

大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般之中興王也故不違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巨橋封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應臺封錢府賦出拘救罪分財穡實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穡實己不責彼也振

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卽左傳所云已責責古償字注非也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崇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伴狂而歸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靖傾常

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焉

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師也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爲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爲社也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誅賦也後濟

於河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

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釋史增復字鼙鼓旗甲兵殺性祭以血塗

之曰鼙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

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書見

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懲愆履虎尾

終吉懲愆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

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

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

喜也○列子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不過三日三日則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曰

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颯風一作焱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今趙氏之德風兩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颯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二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子實

在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取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勤

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勁強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與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信陽人啓門諸侯之十門焉城門登陴人紇

挾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

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善書七十篇以

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彊爲弱

###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開

訓說菹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子反叱曰營○韓非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者說文醴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釀酒飾邪篇作危酒

子反曰亟退柳也

說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

以醉絕止

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

飾邪篇作而謀事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幄帳也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

十過篇作不以醉

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

其心以忠也

忠愛也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

垂棘美璧

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

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

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

阜樞也

君奚患焉

患猶難也

屈產之乘爲庭寶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

靈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

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

先人

有言曰唇竭而齒寒

竭亡也○梁伯子云案左傳唇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唇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子法鏡篇作唇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

皆因揭而誤也

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

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滅克之邲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轡牽馬而報也報自獻公喜曰璧則猶是

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

仇曾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夙繇本作夙何肥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朞由史記楊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公由說文繫傳口部君云呂氏春秋

有召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

○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

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

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

違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尙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

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而嘗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

觸子苦之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舊校云卒北也北走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案

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葵丘無以贊



使人請金於齊王

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貧有功也

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

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

惡能給若金

惡安也與給與也

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

走奔也莒邑也

燕人遂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

美唐金藏所在

此貧於小利以失

大利者也

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齊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

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

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倨傲也

富有天下而不驕夸

夸誇而自大也

卑為布衣而不瘁

擗瘁病也擗猶屈也

貧無衣食而不憂懼

懼懼也

狷乎其誠自有也

自有有道○狷即恐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何其久也

必必有以也

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

愬愬乎其心之堅固也

空空乎其

不為巧故也

空空愬也巧故偽詐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志在江海之上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測盡也言深不可盡

○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

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

確乎其節之不靡也就就乎

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鴉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

從之其不肯自是鶴乎其羞用智慮也

鶴讀如浩浩矣天之浩大也

假乎其輕俗諱譽也

皆謂體道之人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

行以道為宗也

宗本也

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也

窮極也

精充天地而不竭

充實也竭盡也

神覆宇宙而無望

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

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

道不可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以帝見善綬北面而問焉善綬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

問焉○善綬莊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綬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

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也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周公旦文王之

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饗牖之下者七十人饗牖以破甕蔽文王造之而未

遂遂始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

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桓公曰不

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遂見之

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

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尙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壻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

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壻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

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僑則伯也賦千乘耳而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

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爲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

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也 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僂而不敢

息僂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遜也 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也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

實者其禮之禮敬也 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

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

上文舊本作上卿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音如道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禮上聞也音灼 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詛為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開音中開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徒黨也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 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窮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

賈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 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

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訛今案下文改正 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

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卻假不敢攻之也 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

道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築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

見執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注云執古委字 有俄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

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饑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糲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

至此也○注惡憎自取言○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宣孟與脯二胸記二十六及續壹傳注俱是二胸今據改正拜受而弗敢食也

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盛也

皇矣篇王赫斯怒鄒箋云斯盡也釋文鄒讀斯爲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

曰嘻君羅羅車也致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爲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執桑下之餓

人也還闕而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輓闕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魂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

交之言意相同否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尙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常昵云耳未知禽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兎置

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藉也以喻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

又造周二字亦馮受氏爲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

餘子也大夫庶子爲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

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

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

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按云或一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旨也

張儀行行去也

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

令秦患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

嘗爲御韓王爲右

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

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

澹于冕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親而親郊送之

○齊策禮貌作體貌

謂澹于冕曰荆人攻薛夫子

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

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舊作待能今從齊策改注同

澹于冕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

固護以侵兼人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玉立清廟荆固而攻薛

薛清廟必危

○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

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齊策作和

其顏

曰疇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壓之請坐拜之謁

○坐拜策作望拜

雖得則薄矣也薄輕少也○得

舊能作辨今從策改正

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

○危厄策作險窘

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

矣說之不聽也在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

歸終也

力雖多材雖勁

勁強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

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蹀足警效。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

飲牛女詩。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

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假字之訛。四十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年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大王獨無意欲之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

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

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

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

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即指上所言之累，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

蓋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仁墨翟之德則得所。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無官爲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

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強大矣

惠盜是也田贄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贄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贄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

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鏡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贄也

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

不得榮意者為其實邪苟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

者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贄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贄辯說以服

荆比之偃息故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管

謂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連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

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待其所欲己亦得其所

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北方有獸名曰蹇

○說苑復恩篇作蹇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蹇

鼠前而免

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爲蜚蜚距虛取甘草以與之

○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距蹇

蹇有患害也蜚蜚距虛必負而走

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託寄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

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

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舉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

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

糾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慮謀

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

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者

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十葬之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

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爲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

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

延尸

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

彼得尸而財費乏

○七字舊本訛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

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

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罪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

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

○注釋甚敏齊指齊人爲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

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戶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鄆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

勳天子之難勳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勳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

校云與一作與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鄆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

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通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郟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而堯授之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干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

不敗樂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潁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磨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

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之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正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人

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讎厲勝良讎邪也惡惡也而皆進用之忠其讎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違告太公違太公對曰

讎厲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勝王王使衛

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

子之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

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

曰卒病請休之也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

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

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殛之所殛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

適令武王不耕而獲

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

武王入殷聞股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股

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

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

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

○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推歷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

○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

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

墨子好儉非樂

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孺子瑕見鬻夫人因也

○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

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盛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證證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

太子嗣職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壘積盜歸我艾菽推此言之不得證爲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

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湯武遭亂世臨

語義政合此似有就誤然此昏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

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

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

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道案會訛今改作道

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也

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

東夏東方也命合世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

○舊校云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

合一作同

同其所為異○書本異上亦有欲字口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

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

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為法○舊校云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

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

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吳疑暑之誤孫云李善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

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饌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云脔與鬻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焯之語案解引郭璞曰脔音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脔與鬻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香作一鬻他書亦皆作

一鬻知一脔之即舊校云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一作澠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

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會鬻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鬻其施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

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澠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鬻之壽民今為鴆子矣鬻藥也未成人

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

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

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鏤其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鏤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驥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鷖曰

驥鷖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沙江者沙江漢水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

從墜速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

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爲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嘗游其父雖嘗游其子豈遽嘗游哉此任物亦

必悖矣任用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察今

###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非

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避世其次地從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處那狄人攻之杖

權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是也下文終古向榮居泰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尙未切

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

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

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擊見紂

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

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樂黎老之盲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姐己為政賞罰無方方不用法式殺三不

辜刑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剝孕婦而觀其胎○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書在豐篇也晉太史屠黍見晉

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施權

釋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者皆此誤考烈

晉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星月辰之行多

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

變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

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

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

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踣注踣足也說苑同

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悲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

昏二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風化也

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

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

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鑄鑄

得史驩趙駢以爲諫臣

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駢

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

其尙尙也○舊本君

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說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曰

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

善諛之士

諛諛也○次遺字舊按云一作予

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

下棺置地中謂之殯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

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

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

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

白圭周人

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

所學有五蠹何謂五蠹曰莫之必則信蠹矣

○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蠹矣下蠹字愛字上皆有必字

莫之譽則名蠹矣莫之愛則親

蠹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蠹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蠹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

當此

當此五蠹○無幸舊本作無幸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

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蠹而更之則必不亡矣

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

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利益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能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

自衛而衆破亡故  
曰造其所以亡也

###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未必知其

不知則與無賢同

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

短少長多也

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大亡國相望囚主相及

言不絕也

得士則無此之患

無亡囚之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

封建○服國此疑比

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

沒世爲世○疑是沒身爲世賢主時以其亡其亡爲

要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尙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

高矣左右視尙盡賢於已故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

○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

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

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

上上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

○天子舊本作天下

此段與前講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

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剗滅不得休息而後進依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

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

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閑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

○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埒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遭紂之世

遊今左傳作埒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



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

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使亦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而用也而用也晏子之誓見反裘負

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

新序節士篇作葉卽史記所云在纜繼中也晏子曰語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

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按云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

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越石父

之言云方吾在纜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纜繼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

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

刺之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敬不敬從嬰子遂以爲客敬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圖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

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

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按云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此吾所以不

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獠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

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達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

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日本非有異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

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言見說常作說說文詭夢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無

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疎也亦謂常爲說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智也○齊其所能接所不能

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

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

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長犬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

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福乎疑人之欺己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賢智之

士不能爲昏主謀其在將亡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愚自以爲智○舊按云爲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

惇惇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

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樂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

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藏藏之於心也行謂卽世也亦當輪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

有違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遠

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齧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懷寡人懷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割陰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猶尚

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翹翹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君不任

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爲妖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

敢痛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

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

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

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爲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

言無從得飲食與公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

○此三字疑

衛易牙鑿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

無使得飲食也

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

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

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

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

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

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

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

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

○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

而惡管子也○疑見字衍

無由接因却其忠信

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

愛其所尊所貴謂鑿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啟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

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

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焉

道雖精不能見矣

精微也

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

茫茫流乎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

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瘳篇建昔甯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

不鳴鐘鼓

秦繆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軍行三十里一

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

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

君其重圖之

○戒其重深○戒其勿輕易也

繆公不聽也襄叔送

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也

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

三師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

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君過師必於殺

殺灑池縣西

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

識之易也

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

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

矣是故哭

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

王孫滿要門而窺之

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

曰嗚呼是師

必有疵

疵病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

周家所封立也

過天子之城宜饗甲東兵

○梁仲子云左傳傳

卅三年正義引

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衾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

衾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衾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

而車右之不軾○衾服卽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述下爲句高氏誤分之時秦

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

○左傳作超乘者五百乘三百乘

安得無疵

超乘巨躡車上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巨躡之巨當從左傳巨躡曲躡之距車中如何跳躡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下爲是蓋既下而即躡以上車示其有勇自過

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淮南人開訓作蹇他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遵使奚

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

擅稱君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

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

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

侯視也隱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書本隱能作晉注亦能

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

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

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

疆勳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疆十一字乃校者之辭

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殺而擊之

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臨臨哭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

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殺也智不至也

但言慮慶鄭之利不知將有殺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

智不至則不信

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遇師必於殺繆公不

信○正文舊本作智至

信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

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殺也穀梁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曰四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

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訛常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

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師敗師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

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豎誦之曰麋裘而鞶投

之無戾鞶而麋裘投之無郵

孔子衣麋裘投樂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樂孔子無罪尤也○驚蓋魯人名孔子作謗御覽同鞶字舊說鞶鞶當作鞶與鞶鞶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

正作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也舉取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過也○

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龍文爲釋非是子產始治鄆使田有封疆都鄙有服也封界疆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之

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積同盧云案周禮屬人注帶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裕樂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

律第四十一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

引傳亦作貯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誶也而因弗遂

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誶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

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爲也雖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奮作此訛案王肅注家

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遠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

安之安習也夫閉習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爲

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

是負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令將軍視之書

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

矣論士論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爲已文侯賢主

殆危幾近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

也而穆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愚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耳中庸之主凡舉無不能無爲故不可與爲無爲也

易之事○書按云易一作爲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

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

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

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

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

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

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

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豹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

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

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

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



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

○漢書漣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及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鵝鹵兮生稻梁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

用矣

○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

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

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啁啾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

○猶與由同

故啁啾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啁啾也止善賢主以之啁啾也立功

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

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

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

有水曰澗無水曰谿

若白墜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

○孫疑兩可不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

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慙慮以求之

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

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

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勳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

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管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

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臬

聽之會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

喻微細也

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

諛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

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

復贖人矣

淮南記曰子貢贖而止善此之謂也○止善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必拯溺者矣

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

楚之邊邑曰卑梁

○梁伯子云卑梁是

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

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

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

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也

反更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夷吳楚以此大隆格關也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公子光夷

昧之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

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素雞父之戰獲陳夏齧

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疊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

又反伐郢

又復也郢楚國都也

得荆平王之夫

人以歸

○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

實為雞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

官楚不知始與終又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黃東發

云觀此所引然則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

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

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

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

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不與焉

與及

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

子爲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爲制

今日之事御事也○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致正云去遂驅入於郟師

宋師敗績華元虜

爲郟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鬻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

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

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古之其將人遺之單繆輸之於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

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注單繆亦作單繆李善

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配曰昔其將之用兵也人有餘一軍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軍

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魯季氏與郟氏鬪雞郟氏介其雞

介甲也作小雞著雞頭也

爲楚莊王事獨享宋邦又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

○案淮南人開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

季氏爲之金距

以利鐵作鉞距齊其距上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郟氏之宮而益

其宅

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郟氏宮以益已宅○淮南師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

郟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郟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郟氏昭也

猶贈也○樂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鞏正義引世本作革字

形並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郟大夫因以爲氏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

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

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

人當作八舞必以八入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尙不成樂況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

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有取公之四佾以往故

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寤

乃使郟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

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郟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

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

辯其義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違乎人心也不違乎人心

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

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遠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祭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驥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

姑果曰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

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彊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也行去凡聽言以

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怒而徒以取少主

為之悖懲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

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

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

父也制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

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嘗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

也細小一冒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冒不可不察也且

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穢御豈不難哉除穢開通也故曰而惡穢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

淮南兵略訓蠶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與雨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蠶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

可通用也激主則悻悻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

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遠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

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圍同謂有所拘礙而諱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

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東搏之問曰人皆在焉

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

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有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天身也○則能審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

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與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爲句不當訓或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

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

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

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

所爲善而從邪辟

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

所謂可從悖逆也

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

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

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

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

言亂

至無所復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

成篇義士

故尹文問其故士之故也

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

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

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爲潛王臣其讎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

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渫齒顏師古注人表渫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渫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名書一篇在

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

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

○舊校云一作矣

尹文曰三得

若人肯以爲臣乎

○舊校云肯一作用

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

○舊校云廟一作廣

深見侮而不闕

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闕則是辱也

○大夫疑衍大字

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闕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矣其所

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

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

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齊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

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

是○此注各本脫李本有

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諸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

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

○李本無之字

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

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諭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

穀齊如衛也

齊潘

王厲室之孟侯也

孟長也

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養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

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

息滅也

惡氣苛

疾無自至

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

今以衆地者公作剛遲有

所置其力也

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

分地則速無所置遲也

分地獨也遲疾也獲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適也

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置其邪矣

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

主無所避其累矣

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

凡爲

賢難任善易爲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

事則是與驥俱走也

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

主亦有車居無去車

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誠賊巧佞之

人無所竄其姦矣

竄猶鑽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忠敦之士畢競勸聘驚矣畢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

則四極可有

察明也有之易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此則百官惘擾惘動

捩亂○捩少長相越蕩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

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

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玉良策懸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卽左傳之郵無恤曹本郵作孫

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玉良策懸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卽左傳之郵無恤曹本郵作孫

審卽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

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

放縱也悖亂也

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

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壅也

名虛實僞號之名也分發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而居下也故曰

惡壅而愈壅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

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

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

數也

御之得統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

厲也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傳文耳殺戮不辜曰厲通不達曰幽皆

惡也○歷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並作歷過

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

失其名故不得也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辨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都羣牛馬也不在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



偷與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

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愧作愧今案遇悅皆非也愧音喘又音慙玉篇或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譽以

充以卑下

充實費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

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脯義同

用以勇而壞以罷怯

將行罷怯以充勇取之用故青窮之似雲本蛇牀之類微燕碧虛之亂美玉非狗頓不能別也關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竊蔽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

也○微燕博物志作靡燕

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顯益黑

顯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反

故至治之務在於正

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

主猶性也○案注似主本是生字

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爲教詔

知而不爲

雖知之不與爲名其功也

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

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

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爲使

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肯爲人之使令

乎清靜以公

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

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

大湫

性命也大湫猶大寶

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

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

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忘人也而人

非道也○書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

知德忘知乃大得知

也夫其非德也

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

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

不明也

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盧云此所

言幾卽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違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爲而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化流行不治小事也

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文夫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

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鉅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手子釐有欲

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注其大手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若

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下而莫

知其所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屬外欲不入謂之閉見文子

上七篇灌既屬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正直○准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

俞主術訓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甯安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鴻範

曰惟天陰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

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已明不故博聞之人疆

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察所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

者所以爲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

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吳天

同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八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

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

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

備謂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

者數官然後成輸輿轅軸各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但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方也 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

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開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

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

鄒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苦大師文書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

之也獸射其隰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羞自亡也羞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也齊能自殃齊

無道自取破滅之殃 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道遙候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

別羣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得猶而險跛得猶而知也饒

詔訣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凡姦邪險跛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人主好以己為所

好情所欲則守職者會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

則為也阿主之為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

阿主之阿主之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

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昆吾作陶昆吾顧頊之後吳回之孫

遺者故不數樂而以柱當之遺者故不數樂而以柱當之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昆吾作陶昆吾顧頊之後吳回之孫

制作陶治埴埴為器制作陶治埴埴為器○舊夏鮫作城鮫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而非主道者○舊校云故

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夏鮫作城鮫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而非主道者○舊校云故

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舊校云

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以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

為威嚴解正文與注並窒礙為威嚴解正文與注並窒礙以好唱自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

剛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臣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是君得後隨以進

以自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臣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是君得後隨以進

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心雖

知不可以舉不可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凡耳之聞也目之見

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

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

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言

耳目心不得

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

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

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

馳騁而因耳矣

此愚者之所不至也

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修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

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

言不知其君不信修仁義無欲

爲可以致治

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

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

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道

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也晉宜

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誠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徒陽翟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

莊子人表亦同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謬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釐侯子非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

耳申不害聞之

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

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

○聰舊本作聰說今案下文改聰與聾韻協

何以知其盲以其

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聽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

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也

任用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所以知識其闕闕短其所以聞

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

博曠固必

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

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

東極之國○其南撫多顛

南極之國○西服壽靡

西極之國○大

荒西經作南服壽靡北懷儻耳荒西經作關耳

荒西經作南服壽靡南字訛注引亦作麻

北懷儻耳

北極之國○大

若之何哉

○意林作何以得哉

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為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

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

得之矣

賢愈得知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易哉為君

習近習所親臣也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

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

無藜藿可樹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樹乃藜之訛說文糲以米和藜

也前個人篇作不糲

書寢顏回索米得而饘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閱食熟

選閱須與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

對曰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飲之

煤炭煙塵也入甑墮也○煤炭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良煤炭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炭

政用此室與炭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炭舊本注煙塵

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歷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

而心猶不足恃

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

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記故知非難也

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

似於此似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似兔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

也精被善目用而不藏於篋或籬棧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蔽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諫則志衰也舉

動作臣安社稷利名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槩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

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容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何後世遂有婦娥之鄙言后益

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狹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作媯舊

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相土也寒哀作御塞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塞

志郤正傳注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

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功能也聖王之所不能

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網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

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同趙云極燭猶言燭注非

而意不可障

大通也神與通名生道乃無  
詘厭志意進達不可障塞

精通乎鬼神深微乎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大

下皆反其情

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  
反本○朱本注未有也字

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

莫故善爲君者矜服性

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章明

管子復於桓公

復

曰墾田大邑

○新序大作掘田包  
詩外傳作墾田包

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選請置以爲大田

甯選甯城○古戚  
速同音選卽速

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隲

朋請置以爲大行

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  
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

番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

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

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平原廣城○城疑城  
七十二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新序作聞

車不納軌士不旋踵

結交也車兩  
輪開曰軌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

○新序作成甫  
外傳亦作成

請置以爲

大司馬

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  
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

○管子作實須  
無王厚齋云案

說楚鼓章在景公時常以管子爲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爲大請置以爲大理  
大理治君若欲治國  
理子旗蓋鼓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鼓商新序四作鼓甯請置以爲大理  
大官

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  
之命

十年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

○黃氏日抄引而以盡五子之能  
作不任己之能

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國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愉解離緩○齊人事其事以充

其名

上事治也

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論矣情者不飾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

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為効又疑是勅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

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

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

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

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也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羣

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和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



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

言其父兄子弟不肯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

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庖人卽伊尹釣者卽呂尙仇人卽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

猶大匠之爲宮室也

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

譬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

故小臣呂尙聽而天

下知殷周之王也

殷之盡周之典○此注誤小戶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

管夷吾百里奚

○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也豈特驥遠哉

○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驥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

○說見當染篇紂用惡來宋

用唐鞅

○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缺唐誤

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

○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

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若說苑作苦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

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若說苑作亦

知度

大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

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

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

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恃有國故危也

勝螻蟻

螻蟻食也

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

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譯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

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提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二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

羈也○注象胥下齊本衍古字今刪闕越周禮作閩緬王制東方曰寄此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

南七字疑衍文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國千里

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

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

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脫漏今依傳補十二字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

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

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王者之封建也

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張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

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所以天下爲國故曰以賸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

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

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郟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郟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鄭說見饋大篇湯武

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也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

也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尙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尙爲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凡王者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

俗調營若舟車輶棼窮虛葉林宗本作棼俗本作鳩至修務訓業本亦作鳩矣因其勢也者令行○案

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受因因成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

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營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嘗謂及此疑是嘗試反此諸侯不欲臣於人而

不得已其勢不便則變以易臣也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

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免

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中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非一免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

之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也屈竭積免滿市行者不顧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

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也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

○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

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

賢不肯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

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王嘗本作王子龍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爲宰予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

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 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舊按云而一屠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于於庭卽

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 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

也與無悔同悔恨 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謙覽 慎

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 何以知

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

老耽因學紀聞老耽仍作老聃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 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陽生

貴己輕天下而貴己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孫臏貴勢 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

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此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揚古多通用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本無

獨以爲楚人常別有據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虛云此下疑所脫尙多引此十

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

今無從考補矣 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鼓也環金則退軍鼓則進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

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

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按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 其暗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強速貫習不足以成

也 不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

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驂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駟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何詹子對

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為訓治也意林兩為字即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

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為治此四者異位同本

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

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

之書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

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

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

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商文曰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

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

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也此可不注又

不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晉子問我我亦問子

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壯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

子少選須與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

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謂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

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國秦策韓非難言問夫吳勝於齊田兩篇史記秦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嚮射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

吳王夫差破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於艾陵而夫差於五湖史表滅宋者齊潛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

二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浮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遠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

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僞致與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僞致舊

本多作虛稱不可以爲致今從劉本改正

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爲名實不相當也

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

亦猶寡人也將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

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肯而肯以然也

違不肯過不肯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

駭擾也

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

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

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

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

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

大國謂魏

國也言韓當爲大國所愛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爲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

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

厚多也

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飾好其非遂成其過

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

昭王襄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

之悞○注舊本作昭王襄王之子訕據魏世家改正

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不○注末舊衍可字今刪

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

昭王曰然則先生聖子

于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故之部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本又作于

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故問王亦其舜邪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曰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誦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

生事治偃止也○問吳娃舊本作吳姬訛今改正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

實誠虛空今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作出檢云一作布今案出明是訛字故定作布東攻

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王不兼愛也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為歡所非兼愛之

心也○所非疑是此非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能諧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嗣

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行一也字今刪以刪職後為君者嗣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

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

不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在上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為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

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

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沓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此

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杳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杳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申向曰向則不肯

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體合今注乃言公子杳以申向不任為魯魯大謬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者孰誰公子杳無以應也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

而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駟駟○案駟與姐同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矢者猶無以易

恭節自矢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茲此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也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接

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剛桐葉以爲珪曾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爲晉侯此之謂也周公巨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荆莊

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讒讒言成公賈入諫○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

爲適子兒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說

也何不施讒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曰有鳥止於

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是鳥雖無飛飛

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

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

嚮之說也太宰嚮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語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語自楚之吳以爲太宰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

以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嚮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蹠○痛字無致注以踰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

栢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攝若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說苑作東郭垂管仲

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階陸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牙曰然也○管子亦當作管

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實順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

者衰經之色也脆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越作

佛說苑字句亦閒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脆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喑而不喑喑開喑閒

不同今不悉記○驗本或

作嗷說苑作呼而不吟

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

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醫弗能隱矣隱藏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諱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

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好漚鳥者下並同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

通攝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艇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

而不去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訛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

無至者矣孫云選注沈休文詠湖中厲詩作羣蜻翔而不下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滿生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

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

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

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口噤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

注必病下似當有一已字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

離矣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

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一作解故未見其人而

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同合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子建為費無極所害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

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白公曰若以石投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

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

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讎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

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言之言知謂則不以言矣以微言言者

謂之屬也謂不仁不義之言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濡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

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為天無為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棄公子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齊桓公合諸

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曰浴室澡浴之室也○列子及淮南道應訓俱作浴室 齊桓公合諸

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

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會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置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爲祟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

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卽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

三塗爲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襄弘謂劉子容谷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

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

非祭祥也之文

天子周景王

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

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

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襄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劉康公乃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爲晉頃公其不得爲襄公明矣

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論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

校云毀譽一作巧辭

家口熏天

熏感動也

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

分別惑疑

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

以爲惑故惑

句

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

昭字當重

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

有亡者國

句

無二道矣鄰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

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

爲治故辨而不當理則僞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禁法

水甚大鄉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賢爲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

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得

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夫傷忠臣者有似

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德民則又以其有功德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人所以車裂而死

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莫弘以此死以世讒辨反白爲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

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死

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此讒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按

粹下同案玉篇粹民之厭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子憤切襦衣也

○舊按云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

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

析而用其竹刑驅獸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甚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



而弗死也。過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顯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

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

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辰也。擇，猶異也。齊人有涓子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爲從也。魏王以爲辯達。

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爲橫，魏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行之也。○有

以讀爲以讀爲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僂而齧，其指先王有以

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僂，堯之巧工也。以巧開天下。周家鑄鼎，著僂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爲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僂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爲故言大巧之不可爲也。○注前說是也。淮南

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

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空雄前聽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雒，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

無幾，何秦與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語，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

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

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

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

辯也○謝云臧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狄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

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

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

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藏三牙之說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

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

者乎上有也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字衍今刪去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

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

其二少而均故易○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之刑○注便似當作使宋有澄子者亡

正文與注皆難曉 緇衣求之塗塗道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會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

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

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紡以為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

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爲畏王欲舉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一作良民人

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

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與謬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

善矣與謬或作邪謬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勳力之歌聲也豈無鄧衡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鄧衡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與謬宜於舉大木也

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鄧衡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淫辭

大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尙察而以達理明

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感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

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

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

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

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

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

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宜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

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子惠子幸享以不受之名

以爲必誠言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螻蝦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螻蝻也食

蝗爲賸論王與惠子擅相譖受害於義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灌南汜論訓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爲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螻蝻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雖

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

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

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蝦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

殤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入笑之得舉書其諱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國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竭也下之兵四至

救邯鄲之兵從四方來至也罪庶誹謗怨望皆道其怨望也謝於覆鷄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覆鷄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爲惠王

說舉大木前呼與後亦和之豈無節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  
獲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注嘗疑是常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 名寶散出土地四例魏國從此

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為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寶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

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害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以賊天下為寶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

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以彊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

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媚行豎子操薪火而鉅新婦曰薪火大鉅○燕薪入於門門中有斂斂讀曰魯○斂從欠呼澄切疑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墻梁仲子疑斂為斂字之誤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

策滅寵徒曰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過我尚新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諱汗因汗諱辟因辟是諱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過我尚新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諱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巨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巨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

之也○梁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攷而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

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而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

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

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汗則澹而不可食少汗則燻而不熟其

文與此正同。謂邱沛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察集舊本亦注云：一曰：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少洎之則焦而

不熟。焦燥難騰然而視之。螞為美無所可用。蠅讀蝻齒之蠅。蠅鼎好。○蠅字無攷。疑是蠅與偶。偶皆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餌。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

其餌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法以惠子之言。螞為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

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喻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

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

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

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頰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頰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頰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合孟卬。割絳。務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卬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格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

今此云割絳安邑之地務疑卽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王喜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卽起賈

仲子云安邑魏都也奈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甯以城爲司徒無用卬魏臣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

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甯用城爲司徒無用公謂

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甯以城無用卬也孟卬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安邑令貢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使牛持絳安邑

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卬雖不肖猶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

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因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爲司

魏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令割國之錙鍾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鍾兩也謂分絳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

地以給之給尼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尙有

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

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爲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魏策作周許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

重又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

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舊本注二字

在甚字之下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輟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拔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

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有是之勢是而入大

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

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入與不

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

孫宜公音孟子逢蒙作逢蒙音蒹江反似未攷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

勞而無功矣湯誓約於薄矣薄或作毫武王誓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程同孫宜公孟子音義程音

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二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為一地竊錄云豐在郿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郿

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陽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

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

機嘗本作說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作史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



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

勉猶勉也

二吏歸報於君君也曰宓子不得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

臣書而時舉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

吏邑也

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今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

令之賣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賣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賣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嘗其

要約最

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賣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賣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

類也故不欲

人所會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閭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何以至於此孔子曰已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

宓子必行此術於賣父也夫宓

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論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通於天乃通於天水

○五字疑誤衍

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

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闕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

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離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然而以理義斷刑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貴者非飛兔要夏

舜湯微亦非也舜有身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通義斷刑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貴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況賢者乎注身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汜論訓

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夏昏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要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

矣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捲捲莊子讓王篇作捲捲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載書本作妻說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

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敵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也已止又欲

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也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頡之淵投猶沈也蒼頡或作青令莊子作清洽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

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務光苟務光曰非吾事也

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

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爲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爲貪辱

也不忍聞之者投水而死穎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顛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稠水釋文云本又

作稠水司馬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仁者居之居處古之道也吾子本作洄水

胡不位之○莊子作立乎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已請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之非禮義也

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辱

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蓼水蓼水名也音千伯之伯○莫無伯音疑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也願利也

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蓋居亂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齊管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

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

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

餘子當其馬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

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也反還今此將

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

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

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續之袖初縵也續疑繼東布之衣新素服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

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御而自歿御一作退謂此當務

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誠義動不緣義

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

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赦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

銘所不愆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杅曰莊公光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

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

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為取會不苟也夫魯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子

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荀賦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為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魯校云受一作愛是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翟亦於中國耳何凡人不可不熟論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

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

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

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魯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書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

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魯校云之字從

渚宮齊事補此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

師而還呂覽大與傳述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知難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

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郢岐之廢也郭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按云生一作至

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怨怒公子桑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嘗有鄭襄州侯之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之作殺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

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

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渚渚宮舊事與此同其為人也公直

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乘疾之子熊軫道有殺人者○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

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罪

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

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按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

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

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爲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閻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猶通也通濬乎四海濬之也疑未是劉本

作泊也亦是妄改或是安也與憺義同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滅滅置也○思舊作惡按云惡一作思

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已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

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沒

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齊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親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

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注之險也疑是

晉險地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鐘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

校云此一作上其滅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

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注之字疑衍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

義不足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醜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

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案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

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

共公視其駢脅使祖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人開訓同黃氏日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

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汲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于中原其

澶君二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藁鞬以與君周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

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逆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注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當云納之晉也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

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

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

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營荆之陽城君

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就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闢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營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為荆罪之陽城君



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

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

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前道繼也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

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邈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

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常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

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

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國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爲楚將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國兩用之下皆有術字然案下文似不當有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

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尅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之論不可無遺民不爲之用故滅亡

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

民之用或莫大焉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

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

以用之也管仲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

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

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閻廔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之也

句踐試其民於復宮舊作復宮劉本作復宮案劉編新論閻武篇正作復宮今從劉本民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效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

火也躡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即此事死者千餘矣遠擊金而卻之卻猶止也舊校云卻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

者興懼者變莫邪莫邪劍也不爲勇者利法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風沙大庭氏之

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

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也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爲世皆能用

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准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鵝水倒殺投藥之○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鵝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鵝水如此

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

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

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貪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

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

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隴深見此

### 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飾也或是節飾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

日夜禱用而不可得也新求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

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

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

此注大隱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爲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似當作多欲民衆而不

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位當作衆下同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似當作故曰愛之謂也有

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讎生矣

有無之論不可不熟

熟猶知

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

立猶見也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

導猶先也

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響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

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無能敵之也

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

如神化有

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

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

者何也

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

驟數也

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

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

極其巧欺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

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

為越所破自歿於干隧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

一作卻下同

左右旋中規

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

過猶勝也使之

鉤百而少及焉

不達也

顏闔入見

見謁也

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

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

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

時當是衛莊公余攷莊子人閒世言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

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盜薄開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營呂子妄說思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誤字並作畢其馬必敗莊

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

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

善當自求於心而反繫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

其馬卽下所云極是也

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誠

過責誠知數爲令而非不從可從

而非人不從之也

巨爲危而罪不敢

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

重爲任而罰不勝

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

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

○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

則上又從而罪之

是以罪召罪

召致也

上下之相離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

○舊校云一作准

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

設禁而不禁爲不行也

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

○舊校云一作用案當是困字

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

適宜也子陽極

也好厥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制狗而弑子陽極也

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刑罪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殺狗之擾

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

周鼎有竊

○舊校云一作窮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未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

民無欲不爲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與隸同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

同等也

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殤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

勸樂也

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卽蟠木古音扶如醋聲轉爲蟠漢書天文志奢爲扶師氏云扶當爲蟠

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

○舊校云不敢御也御猶止也

窮興務耕疾庸樞樞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

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

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一同三王不能

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

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

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

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

投以彘雞則相與爭矣彘雞狗所欲之故鬪爭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

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亂國令其民

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

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得國原不從故伐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傳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

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

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

○與左傳韓非不合

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

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

歸之者非與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

誰猶何也

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周書逸書故也滿猶成

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

人之有也

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

畢盡也

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

不信氣節陰陽皆不

交故不成歲也

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在木曰實在地曰實

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

則長遂不精

遂成也

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

堅好成熟也

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

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不開氣不通也

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也

乎於也

君臣不信則

百姓誹謗社稷不甯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

易輕也

交友不信

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

親比也

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

貞正也

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

通可與卑窮者其誰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應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

○梁仲子云關內侯蓋魯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

劭書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

○曹翽左傳作曹剛公羊國策史記並作曹沫

君甯死而又

死乎其甯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

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

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

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卽以頸血灑

衣之

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管仲鮑叔進曹翽按

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

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刳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

○御覽四

百三十人將刳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牒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

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

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



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也

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以衆人望人之意自責則以義

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

飾讀曰勸勸正也

故任天地而有餘也

肯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也○梁仲子云瞻當作瞻

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

苟且不從禮義也

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

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璣適皆見精也注云瑕璣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

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

可全舊本全上

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

季孫氏武子季文子也劫

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按云論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慮見遠外也

於是受養而便說

孔子受其養而季氏

便之○注非也受其

乎淵

鱉龍之別也

今已上不及龍下不若魚巨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趨走也

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

○亦作黃

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

○乃李克也

季充對曰君欲置相

進之○爲不肖書本作而不肖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

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也論

謂曰過猶不及雖嘗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

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

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

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違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

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附之也注羽翼倒選注枚叔七發引作羽翼佐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轡

是已此則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

擊牛角疾歌歌頌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愛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

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顯見桓公得之術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顯見當是碩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築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

梁中有鱉魚長尺半殼布單衣戴至軒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拾汝相齊國李善注文

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羅布衣兮組纓時不遇兮莠舜主牛  
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異騷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  
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

○新序五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

至從者以請

請所置

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

治桓公

大說將任之

任用也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

○而與

用之未

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愚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

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

○新序作當此舉也

桓公得之矣

舉

難